

听故事的菜

云朵村东头山洼的老房子里,来了一个怪奶奶。怪奶奶戴着一个大大的眼镜,顶着一头白白的短发,总爱穿着花衣服。她整天在门口的菜地里忙啊忙,菜地一个人都没有,她却一直说话,说啊说不完。

云朵村谁家奶奶是这样的啊。“她是不是在念什么咒语啊?”“她是妖怪变的吗?”

放学后,村里的几个小孩子在一起就这样嘀咕。小石头胆子最大,他拉着小彩云到怪奶奶家门口。怪奶奶一边拔草,一边捡石头,栗子大小的石头她都一一捡到篓子里了,嘴里依然念念有词。怪奶奶的菜园很大,有莴苣、茄子、辣椒……她的菜园也很怪,别家都是菜园子被分割成好几个小方块,每个方块种不同的菜。可怪奶奶的菜园子却乱七八糟,小白菜跟莴苣长在一起,黄瓜和茄子长在一起,葱长在豆角下面……

“奶奶,您一个人在说什么?”小石头鼓起勇气喊。

怪奶奶抬起头,扶了扶鼻子上的眼镜,笑眯眯地说:“你们到跟前一点,我告诉你们。”

什么话呢,还要到跟前才说。会不会给我们念咒语?小石头看了看小彩云,小彩云的脸色有点发白。小石头是男子汉,他不怕,他一个人朝着怪奶奶往前走,怪奶奶又对小彩云招手:“来,都过来。”

这招手就像有魔力似的,小彩云竟然不由自主跟了过去。

两个小孩子进了菜园子,绕过两串豆角架,一串黄瓜架,从莴苣上跨过去,这才到了怪奶奶跟前。他们的脚就由不得自己了呢?

怪奶奶神秘一笑,拉他们蹲下,悄悄地说:“我在讲故事呢。”

“给谁讲故事?”小石头问。

“嘘,小声点。给菜啊!”她悄悄地说。

“给菜园子的菜?”小彩云胆子慢慢大了起来,这怪奶奶也没什么可怕的,她的头发可真好看,像一朵云卧在后脑勺,她今天穿的衣服也很漂亮,是婆婆纳的蓝色小花朵。

“对啊。菜很小气的,它们不喜欢我讲故事给别人听。你们小声点,蹲下来,它们就以为你们是新种下的菜,慢慢接受你们了。”

啊,这样啊。小石头和小彩云轻轻吐了口气,把身子又压低了一些。

“奶奶,您讲的什么故事呢?”小石头问。

“是一束太阳光的故事。”怪奶奶说。

“啊,我也要听。”小彩云急急忙忙说。

“我也要!”小石头喊,又立即捂上嘴巴,悄声说:“我也要听!”村子的孩子们差不多都跟着自己家爷爷奶奶长大,他们的爷爷奶奶也讲故事,可都是老一套的,什么牛郎织女啊,什么白蛇传啊,都听了几百遍了。

怪奶奶满意地看了一下小石头,说:“对,小点声。那你们就跟菜一起听啊。”

从前,有一束小小的太阳光,很怕热,特别是到了现在的天气,天上火辣辣的,它实在受不了,



怪奶奶的故事田

李小青

想到树林里阴凉处躲躲。可是它刚跳到松树林,松树就用松针扎它,把它撵走。它就跑到旁边的橡树林,橡树林里有一群正在睡觉的风,这束太阳光真是太刺眼了,风的眼睛都合不上了,风们就齐心协力赶走了太阳光。这束太阳光,只好又去一个大石洞里。你们说,大石洞会欢迎它吗?

“会的。”小石头说。

“不会的。”小彩云说。

怪奶奶假装生气了,说:“我提问的时候会点名,点到谁,谁再回答。”

小石头和小彩云赶紧低下头,课堂上老师也是这样说的。

“好了,你。”怪奶奶指着一个小小的黄瓜,那黄瓜真可爱,像手指头一样,尾巴有点翘。怪奶奶把耳朵侧向小黄瓜,一边点头一边说:“对,你说得有道理。”

小石头和小彩云也把耳朵朝向黄瓜,可他们什么都听不见。

怪奶奶神秘一笑,说:“你们跟黄瓜还不熟,也就听不到。小黄瓜说,大石洞不欢迎这束阳光,因为大石洞里有青苔啊,青苔不喜欢太阳。”

小石头和小彩云点点头。

“那你们猜,这块阳光最后会去哪里呢?”怪奶奶问。

小石头和小彩云摇摇头。

“小黄瓜说太阳光来菜园子里了,菜园子也可以乘凉啊。”看吧,它现在就在小黄瓜身上啊,小黄瓜欢迎阳光。”

“还真是啊,小黄瓜头上顶着一朵小黄花,不就是小阳光嘛!”

故事讲完了,小石头大着胆子问:“奶奶,您的菜为什么乱七八糟呢?”

“这啊,”怪奶奶笑眯眯地说,“很正常啊,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们就喜欢凑到跟前,有的跑得快,有的跑得慢,就这样了。”

那天,小石头和小彩云在菜园子里听了好几个故事。他们蹲得腿脚发麻,后来就小心翼翼地坐在西红柿架黄瓜架之间的一块阴凉地上。

第二天,小石头和小彩云又来了,还带来小图图和小石榴。他们都想去怪奶奶的菜园子里,做一棵听故事的菜。

讲故事的菜

怪奶奶生病住院了。一连几天,孩子们都很孤单。他们跑到怪奶奶的菜园子旁边,跟菜园子的菜一样等待着。

等到豆角都圆鼓鼓了,等到黄瓜的皮都变成棕黄色了,等到葱里长出狗尾草了……怪奶奶还

不回来。

“我们去看怪奶奶吧。”小石头说。小石头问过奶奶了,奶奶说怪奶奶原来在县城医院住院,现在病情稳定了,就转到镇卫生院了。

小彩云举手同意。小图图和小石榴都说一起去。

可去镇医院还挺远哩。小彩云想了想,说她去找爸爸帮忙。

孩子们的爸爸妈妈都在城里打工,最近几天,小彩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。爸爸有一辆小汽车,正好可以把四个孩子装进汽车里。

要带点什么呢?大人都说看病人是不能空手的。

小彩云指着菜园子说:“怪奶奶肯定想菜园子了,她好久没有给菜园子的菜讲故事了。我们带点菜给她吧。”

大家七手八脚摘了一些菜,坐在小彩云爸爸的汽车里,很快就到了医院。四个孩子东瞅瞅,西望望。还好,镇医院很小,他们很快找到了怪奶奶。

怪奶奶还真奇怪。她靠在床头,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电脑,手指头敲敲打打的,好像嘴里还在念念叨叨。

“怪奶奶好!”四个孩子异口同声,吓了怪奶奶一跳。看到是他们,怪奶奶又笑起来。

“怪奶奶,您还不回来啊?”

“怪奶奶,菜园子的菜都老了。”

等孩子们叽叽喳喳结束了,怪奶奶问:“你们都拿的什么啊?”

小石头抱着一个金色南瓜,小彩云抱着一根紫色茄子,小图图捏着两根红色辣椒,小石榴握着几根绿色小葱。

“哟,把菜都带来了。”

“对啊对啊,它们都想听怪奶奶讲故事了。”四个孩子异口同声。

怪奶奶笑了:“你们不听吗?”

“听,听……”孩子们赶紧把菜放在床上,双手撑起了小脑袋。

“那讲点什么呢?”怪奶奶说着,看了看孩子们带来的菜,“那就讲个新故事吧。”

风姑娘在山里开了一家颜料铺,这家铺子只有秋天才开张。其他的时候,风姑娘就在不停不停地干活,做着不同的颜料。春天时,百花盛开,五彩缤纷,风姑娘等花儿凋谢,就捡拾花瓣,酿成颜料。夏天时,每个晴天傍晚的晚霞,没有哪两次是相同的,风姑娘就去晚霞仙子那里收集颜料。最美丽的颜色,要算雨后的彩虹了,可彩虹仙子十分小气,舍不得给风姑娘一丁点,但每次彩虹相接的山坡上,那些草木都偷偷把彩虹脚丫

上的颜料扯住,再送给风姑娘。经过春天和夏天的忙碌,风姑娘的颜料店铺里终于装满了颜料。第一场秋雨过后,风姑娘就等着顾客上门了。都是哪些顾客呢?菊花精灵、桂花精灵、枫叶精灵、南瓜精灵、辣椒精灵、茄子精灵等等,各种精灵都来购买各自喜欢的颜料。

“南瓜精灵只喜欢金色颜料,是吗?”小石头问。

“嘘!”小彩云制止了小石头,小声说:“还没到提问环节呢!”

小石头赶紧闭紧嘴巴。

怪奶奶笑了,说:“今天可以自由提问。那就让南瓜自己回答小石头的问题。”

大家都一起看向床上的南瓜。

过了一会儿,怪奶奶点点头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抱了南瓜的原因,小石头也听到了南瓜的回答。小石头开心地喊:“我听到了,南瓜说它确实喜欢金色,但有的南瓜姐妹喜欢红色或者绿色。”

“嗯,那茄子呢?让茄子回答。”

“辣椒,辣椒呢?”

其他三个孩子也跟小石头一样,听到了各自拿的蔬菜的回答。

“那现在再来一个非常难的问题,为什么你们只听到自己拿的蔬菜的回答呢?请抢答。”怪奶奶眨巴着眼睛。

“我知道,我知道!”最小的小石榴举起小手,“因为,因为我拿的……不是,因为我抱了它。”

“回答正确!”怪奶奶笑眯眯地点头。

多好玩啊。可惜,没过多久,护士阿姨来了,说怪奶奶必须得休息了。孩子们很不情愿,怪奶奶就把他们叫到跟前,说了几句悄悄话。孩子们脸色凝重,却又充满期待地朝着怪奶奶点点头,说了再见就离开了。

回去后,孩子们开始在怪奶奶的菜园子里劳动起来。他们摘下南瓜、豆角、辣椒、茄子……

孩子们的奶奶们不允许他们这样,那是怪奶奶的菜园子,怎么能随便摘菜呢!可孩子们说了,这是他们和怪奶奶的约定,是秘密,别的人不许插手。

摘下成熟的菜,他们又把南瓜、豆角、黄瓜、茄子……全部拔掉,菜园子就干干净净了。

北风呼呼吹来了。雪花簌簌来了。怪奶奶还没有回来。漫长的冬天里,孩子们并不觉得寂寞。他们从拥抱过的和拿过的菜身上,听到一个又一个故事。

那是怪奶奶储存在菜上的故事。

第二年春天,孩子们把蔬菜籽小心地种在怪奶奶的菜园子里。捡石头、浇水、施肥、捉虫……孩子们一边忙碌,一边念念有词。眼看着,种子一点点发芽了。眼看着,菜苗一点点长高了。

终于,菜园子里长出一朵朵蓬蓬裙似的莴苣,一个个顶着黄花的小黄瓜和小西葫芦……孩子们蹲在菜园子里,一边捡石头拔草,一边把去年冬天菜讲给他们自己的故事,讲给这些小菜苗听。

在一个喜鹊叽叽喳喳的早晨,怪奶奶回来了。她还没来得及进屋,孩子们就扯着她的胳膊和衣角,蹲在了菜园子里。

这回,小石头先讲了一个故事,叫作怪奶奶的故事田。

从前有一个怪奶奶,怪奶奶喜欢穿花衣服,喜欢种菜,喜欢给菜讲故事。菜园子里的菜听着故事,一天天长大成熟了。到了冬天,菜被收到了厨房里,它们又把故事讲给怪奶奶听。

“它们讲了哪些故事呢?”小石头问。

“我知道!”小图图举手。

“这不是抢答,”小石头不满地说,“我是在提问。”他指着一棵细弱的葱:“你说吧。”说着,他把耳朵侧向那根葱,点点头,说:“嗯,嗯,是的。”

小彩云、小图图和小石榴都听到了,葱说:“小阳光的故事。”

小石头又指向一个小黄瓜。孩子们都听到了,小黄瓜说:“风姑娘的颜料铺子的故事。”

这回啊,怪奶奶却听不到了。她把耳朵挨个贴在菜上,什么都听不到。

“怪奶奶,这些菜您没有种,也没有抱,所以就听不到啦!”孩子们齐声说。

“是哦!”怪奶奶开心地笑起来,“下回,我们一起种,一起抱,一起听。”

孩子们“哦哦”地欢呼着。这个怪奶奶真可爱!

(插图:李雅杰)

“六一”特稿



商洛山

(总第2884期)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

错过与重逢

寇莉

远望望去像一层雪。山还是褐色色调,树木未曾变绿,山桃花却早早开了。仙娥湖畔的山桃花多是玫红色,倒映在湖水里,多了一份艳丽妩媚。“溪岸桃花”自古就是商於古道的一景。古时很多文人墨客曾在此饮酒作诗,流连忘返。如今看到这番景象,仍会羡慕诗人的浪漫洒脱,也羡慕他们出口成章,留下了千古名句。

三月上旬,一场轰轰烈烈的花事在金凤山拉开帷幕。半山红梅映红了整座小城,也吸引来省内外游客。闺蜜们从西安赶过来,我们穿梭在红梅园里拍照打卡,留下开心的笑声和春日里的美好回忆。四月,我徜徉在莲湖公园和丹江河畔的樱花间,像做着一场粉色的梦,美好和甜蜜浸润心间。接着,各色月季和蔷薇接踵而来,在城市角角落落、街道边、公园里嬉笑着喧闹着。接着,夏日突然间就降临了。

只是,我从三月中旬至四月初这段时间里,因琐事很少出城,究竟是在这个春天里错过了什么?

窗外布谷声声,沿街的梧桐树叶遮天蔽日,气温忽升至三十多度,短袖、裙子已是街上主流。夏日的炎热开始虎视眈眈,幸而下了几场雨,空气又潮湿凉爽起来。

近日,网友疯传:城外南秦河沿岸的油菜花竟然在这个时候开放了!东南风夹杂着山谷风沿河而过,整片花海随风摇摆,掀起层层浪花。看到它们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自己在春天里错过了什么,那就是油菜花海呀!

往年春天,少不了在油菜花丛间徜徉一番。我曾开着母亲在蟒岭绿道边欣赏过油菜花田。青山绿水间的油菜花,清浅、自由,不经意间长成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的模样。我也去过洋县,在万亩花田间沉醉不知归路。我还在故乡的田野里看见过小片油菜花,虽不是那么壮观,却点亮了山林中的春天。无论是哪里的油菜花,都是春天里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。

带着喜悦,我在南秦河畔的油菜花田间漫步、奔跑,吹暖暖的风,呼吸清甜的空气,和蝴蝶、蜜蜂一起在花丛间起舞。在镶着金边的云朵下,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金色海洋合影。我的惆怅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人在屋内待久了,就远离了大自然,感知季节的触角不再灵敏。正如那半个月,未曾深入田野,竟错过了最灿烂的季节。好在南秦河畔这迟来的油菜花,让我在夏日里弥补了遗憾。

“快黄快割”“快黄快割”。万籁俱寂之际,窗外传来鸟儿清脆的叫声,叫得人怦然心动。这时,天开始变热,田畴之中小麦泛黄,如同泛黄的记忆随风荡漾。

我们这里属于旱作农业区,小麦是大宗农作物,又是细粮,农民尤其看得金贵,精心巴意地耕作。“山黄石头黑,穷人正种麦。”每年初冬,从高山到平原陆续开始播种小麦了。田野中,新翻的土地湿润松软。农民左肩挎箩,右手撒种,一粒粒饱满的麦种从指缝中均匀泻出,像一道道扇面洒遍田地。接着吆牛轻轻一耙,麦种就随身翻入地下安眠起来。“种出的麦子锄出的秋”,老农撒种尤其仔细,以前还用耢麦播种,边走边耢,有行有样。后来直接开行点籽,再用耢把土坷垃轻轻敲碎,浅浅覆一层土,麦子就种好了。

一场小雪过后,田地初泛绿意,先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不经意间,嫩黄变绿,绿色渐浓,将黄土地完全覆盖。这大片的绿色,就是大地献给新年最好的礼物,是漫山黄中最美的风景。

经过风霜雪雨的考验,新春伊始,乍暖还寒,等待一冬的麦苗稍稍萌发生,慢慢伸直腰杆。老农经常在清晨或黄昏到麦田边走走,看它们是否健壮。

“麦见麦,一个月。”从出穗到成熟,需要一个月时间。从清明到小满,麦子扬花授粉,充实孕育,坐胎丰满。杜鹃一天天殷勤踏踏,守候观望,生怕冰雹来袭,苦口婆心相催相劝:“快黄快割”“快黄快割”,不要等到整块地黄了才收割。”十个指头有长短,麦田里有的性子急,有的性子坦。最好先挑先黄的收割,没黄的也快了,手慢了,来一场雨就惨了。果不其然,那年高考前夕,一场冰雹冷不防劈头盖脸砸下,把教室的玻璃都砸碎了。我赶紧回家一看,马上成熟的小麦被打成了一床破棉絮,没有头,只有身,枯立着,傻站着。这是大家辛辛苦苦半年快长成的庄稼呀!老乡一脸心痛,但很快又释然了。妈妈对我说:“庄稼人只是一季子,人误人可是一辈子啊!”老乡们赶忙趁墒毁茬点苞谷、种荞麦,以秋补夏,以副补农。

好在大部分时间还是风调雨顺的。小学时只上半天学,一到麦黄时下午就给生产队割麦子。一帮孩子一字排开往前割,突然有

杜鹃声声催麦黄

汪礼君

个娃惊呼“兔子,兔子”,我们放下镰刀就撵,兔子跑得飞快,哪里撵得上,只有个别小兔慌乱中被活捉,足以让我们开心几天了。

割麦是又累又难的活儿。要用专用麦镰,刀刃磨得锃光发亮,又长又薄又轻快。来到地头,拉开马步,左手抓一大把麦秆弯成弧,右手持刀贴着地皮从根部斜着一划拉,麦子顺势倒在怀里了。用左腿腕住继续向前割,等攒够一大抱时转身放到身后,麦穗朝着太阳的方向晾晒。前边的麦越铺越长,人们累并快乐着,盼望有一股凉风掠过前额和后背,揩去汗汗,好继续收获。

捆麦挑麦也非易事,最少两人配合。一人在前边抱麦,一人在后边扎捆挑麦,根部对齐,麦穗靠拢。先捆一捆小的,再捆一捆大的。一个壮汉用纤挑起小的端端举起,从葛条腰子下部插进那捆大的,用个犷劲顺势翻到肩上,马上往回挑,一路上不能歇脚。因为麦穗朝下,已经熟透,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散落。这时,天上烈日暴晒,地下暑气蒸腾,胳膊被麦芒划出血口子后出汗辣得生痛,一批子麦到家,早已是浑身湿透了。

老人们常说:“人多好干活,人少好吃馍。”打麦是最需要人手的,没有十来个人不敢架势。邻里凑到一起,柴油机发出“突突突”的响声就是号令,一群人分工有序,开始忙活起来。一人抱起麦捆放到脱粒机前顺势解开腰子,一人往机口喂送,“吗”的一声出去,麦草分离,麦草在前飞出一个抛物线,麦粒从旁边源源不断滑下,有人用叉又把麦草挑远,有人用筛子筛麦往堂屋抬。一场麦打下来,每个人浑身是汗,浑身是灰,但人人笑意在脸上,闻着麦粒的清香,喝着凉茶和啤酒,等待着磨新麦、吃新面。

“快黄快割”“快黄快割”,杜鹃还在催。想起童年时的打麦场上,我们在麦草堆挖洞捉迷藏的情景,想起在高高的麦草堆上睡着,熠熠星光下一夜清梦的美好,便期待着端午节早日回家,看打麦、闻麦香。

